

誓守台南的劉永福（四）

蔣君章

黑旗將軍驚走法師

盤輪四的殲滅，造成了黑旗軍更大的威望，但是並沒有使越北的局面，完全安定。當時越北，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的侵略，又有一新起的敵人，那就是廣西提督馮子材的部將李揚才。李揚才也是廣東欽州人，他忽發荒謬的狂想，要進兵越南，做安南王。他的計劃，是派人到越北聯絡散匪游勇，並與法軍聯合，佔據越北，自立為王。他與他的死黨名鍾花五者商議，要鍾代表李揚才，密至北越，做煽惑與運動工作。鍾花五到達越北後，即與安南的匪類頭目取得聯繫，開秘密會議，決定分兵四路，為李揚才打前鋒。這四路兵馬及其行動目標如下：其一，由李亞生大家伙取三折；其二，由文二百十洲取興化的梅山州；其三，由黃十取山羅州；其四，由葉成林取山西；而由李揚才率所部為接應，同時與法軍計議，由法軍進入北寧，以壯聲勢，法軍對此要求，正中下懷，自然樂於接受，並立即入據北寧。越北形勢，因而形成岌岌可危的局面。李揚才所

部由廣西進入諒山，越政府接獲報告，雖然大為震驚，但仍以為跳梁小丑，不足以影響大局，所以只派了京兵二千，大象二隻，前往救援。兩軍遭遇於諒山以南百餘里處。但越南軍竟遭敗績，失去所攜的彈藥軍器，但李揚才亦未追擊，以所部的餉銀與糧食均缺，時正九月，稻米將熟，李揚才令所部割取稻穀，烘乾以充食用，故軍情尚不緊急。

時越王嗣德正是花甲大慶，三十六省高級官員都至首都順化祝賀，即身負越北安危重責的黃佐炎督統等，亦離防地而至順化，參加慶典，順化城內洋溢著與高彩烈的喜氣。李揚才之背叛清軍而入越作亂，廣西提督廣西巡撫以及兩廣總督，都已知情，乃移書安南國王，囑其提高戒備。告急文書，正在壽筵大開之時到達，越王暮僚不致怠慢，即向嗣德王提出報告。嗣德王接書大驚，立即命黃佐炎返防，三日之內，命令四下，務令黃佐炎星夜趕回，統籌禦敵之策。此在嗣德王來說，固然大煞風景，但此等國家安危的大事，自應首先緊急處理，那有心情來歡樂，因此壽宴

也就一開而散了。

黃佐炎北返以後，始知法軍已入北寧，因而增加了他禦敵上的困難。他對付法軍之計，是探談判的途徑，先用照會要求法軍退出。法軍指揮官殊為傲慢，答稱：進至北寧，係奉國家（法國）的命令，國家的命令，係根據法越的條約；法越條約規定：越國有亂事，法國派兵幫助之，法國有亂事，越國亦派兵幫助之，故法軍之入北寧，乃是履行條約義務，非野蠻舉動。由此，可知河內之役和談結果的產物——法越條約，表面上是平等的，實際上極不平等，試問法國即使有亂事，越南有何能力去幫助法國？越王不知其詐，至被法人所給，形成北寧交涉特別困難的癥結。黃佐炎無可奈何，只得再三交涉，法軍乃開出退兵的條件，要越南政府負擔出兵的費用，每一法兵月餉銀一百元，照人數與駐兵二、三個月期間來計算，越政府付清餉銀後，法軍始自北寧撤退。這筆所謂軍費，數字龐大，黃佐炎自然不敢作主，越政府也無力負擔，因此交涉陷於停頓態度。

黃佐炎在束手無策中，忽然想起過去的河內之役，劉永福曾殺法軍千餘，並斬其上校級的司令官，認為非請永福出兵相助，不能退法軍，永福在河內之役，越政府破壞其殲滅河內法軍的計劃，憤而離去，駐節保勝，秣馬勵兵，以為他日之用。黃佐炎乃派代表，至保勝向永福求援，他本人也趕往湖寧，迎接黑旗軍。他知道永福是一個義薄雲天的血性漢子，必然不會拒絕他的要求的。

果然，永福接見黃佐炎的代表阮善後，星夜調集部隊，沿洪河道，經三圻直下山西，山西總督武仲平在江干迎迓，並立促永福加速進軍。黃佐炎知永福將到，即在北寧附近，為黑旗軍準備營房，為永福準備行館，到處張貼黑旗。北寧城內法軍，偵知劉永福已率黑旗軍將到，鑒於河內之役的慘重失敗，慌忙中拔隊出城，不復再提餉銀之事，黑旗軍威名之重，使法人聞風喪胆，令人稱快。

法人雖退，而李揚才野心仍熾，企圖直撲太原，傲倖一逞。劉永福偵知李揚才軍的行動，乃改道邀擊之。黑旗軍與李揚才部遭遇於大田垌。時當面之敵為李揚才部的鍾花五軍，人數達數千之衆，密布砲軍於四周的高地，越軍前隊，致為所制而敗北。永福登高察看地勢，知道了敵軍的部署，揮軍突擊。鍾花五不意黑旗軍之驟至，在強烈火器與勇敢衝突中，所部潰散，鍾亦奪路奔命，連褲子掉了下來都顧不了，這是一次是很澈底的勝利。劉永福在勝利之後，還屯太原，監視李揚才的次一行動。

劉永福猛攻大營盤

李揚才聞鍾花五潰敗，進駐北潤圩，一面收拾殘部，一面準備與黑旗軍決戰。其時清政府已知李揚才為馮子材部，背叛國家，擾害藩屬，罪無可道，嚴令馮子材擒捉李某，繩以國法，否則將治馮子材御下無狀之罪。馮大懼，乃命兩子囑以後事，親率大軍自龍州南下。馮思以武力在異域生致李揚才，殊非易事，不如施以安撫，就便行事之為佳；乃與李揚才相知的五人，前往遊說。詎李揚才生性險惡，毫無長官與袍澤之誼，拘其三人，劃破二人之背，以血為書，痛詆馮子材而縱之使歸。馮計無所成，乃命其部將黨敏宣揮軍二千人入越，輕師經太原而攻洲圩，暫駐新街，準備進攻，詎知新街已有李揚才的奸細，與李夾攻黨敏宣，彈中南軍，先潰，黨敏宣部亦敗，餘衆僅得數百人，不得已退入太原。馮子材聞耗，親率大軍至太原，與黑旗軍比鄰而營。先是黨敏宣敗退太原，即向劉永福求援，希望永福攻新街之敵。永福慰之，但稱黑旗軍非清軍而係受越政府指揮，倘得越方命令，則克敵致勝，毫無問題了。黨敏宣乞得黃督統之命，永福部乃移向新街，會同馮子材軍與越軍，攻擊李揚才部。永福雖出身行伍，但對軍隊系統，頗知尊重，與黨敏宣之隸屬於正式部隊而不知軍令體系者，真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李揚才的新街主將為李亞生。此人頗有心機，部署砲兵於附近山區，而置步兵於橋頭堡，自居於總站，負指揮策應之責。馮子材軍劉應高部

首先出擊，受敵方山地砲火之制壓，無法前進，且多傷亡，成相持之勢。永福登高瞭望，觀察敵情，了解了劉軍不能取勝之原因。召集將士，面授機宜曰：「劉應高之不能勝李亞生，因各山頂之寨，彈如雨下，甚難抵禦，但彼山頂各寨，專恃總路口之大營盤接濟；若先佔大營盤，各山頂之寨，不攻自走，斯時自易為力。」部屬都欽永福之卓見，願為前驅。永福乃命勇將盧玉珍執大黑旗為前導，命另一勇將吳鳳典率師隨進，猛攻大營盤。黑旗軍以排山倒海之勢，直衝而前，頃刻即達大營盤，永福親率二百人繼之。李亞生夢想不到黑旗軍之驟至，彈無虛發，死傷數百人，驚慌之餘，只好棄寨遁走；山寨賊衆，見大營已不守，各棄寨而逃，馮軍與越軍毫不費力的悉子佔領。李亞生、鍾花五等狼狽而逃，向北潤投依李揚才，所部數千人，或遭襲殺，或溺死水中，或向山區竄逃，仍過其土匪生涯。是役大獲全勝，又是永福的首功。

馮子材深恐永福再破李揚才，使其失去生擒李某的機會，乃命永福暫退。永福知其意，乃在平定河陽等地的散匪後，退回保勝。時各地匪黨，乘勢又亂，黃佐炎仍令永福回師平亂，永福從之，亂定。仍回保勝。永福自河內戰勝法軍，至此連戰皆捷，為越北安定的長城，而政府對黑旗軍無甚犒勞，永福深為其部屬不平，向黃佐炎爭之。佐炎委以計功未竣，故賞勞不及，實則黃佐炎皆冒為己功，越政府亦不知情。至此，黃委無可委，乃上其功，越王特授假，永福乃北返故居，祭掃先塋。永福祭掃其父母及叔父之墳塋時，附

近居民，爭睹名震中外的黑旗將軍之風采，萬人空巷，為桂南向所未有之盛況。永福至此，可謂衣錦榮歸。

法軍自北寧撤退，實迫於黑旗軍威名。及聞永福回鄉，欺越北無人，與兵進攻南定。越政府計無可施，乃以緊急公文，調永福迅速回防，抵禦法軍。時永福正在父母塋前的山間，開筵數百席，酬答父老繫念之情。筵間得越政府緊急文書，即摒擋一切，返回太原，與黃督統佐炎開緊急軍事會議，籌商對敵。永福鑒於上次河內之役，功敗垂成，知越政府首鼠兩端，畏法如虎，急則相求，緩則謀和，毫無堅定的一貫政策。故與黃佐炎相見時，開門見山，即云：「法鬼貪心無厭，非武力不能解決。」黃唯唯，會議二小時，無定論，永福辭出。越數日，黃佐炎又邀永福會議，永福遂以越政府賞罰不明，政策不定，恐無能為力。黃佐炎則謂：「現在情形，日迫一日，法國垂涎各地，不自今始，聞今更甚。以情勢論，必來攻我，不如先發制人，起兵攻之。況今上諭旨，亦決意興戎，我特請使君來，籌商進兵之策。」永福答以進兵之事，易如反掌，越政府賞罰不行，不能振軍心而勵士氣，實為大慮，言談間頗有不快之意，自回興化。黃佐炎亦無奈何。未幾南定被法軍攻破，軍民挑城死者達數千人，嗣德王聞訊大怒，將大小文武官員革職留任，黃佐炎亦在其內。佐炎無奈，只好率越兵二千餘人，離太原三十里下寨，作對法軍進擊狀。實則人心甚怯，惟一希望，仍在永福之出兵相救耳。

唐景崧遊說黑旗軍

會清政府主事唐景崧至北寧，商對法軍事，圖立功業。這位唐景崧，就是後來的台灣巡撫，台灣民主國總統，而在日軍陷八堵時遁回大陸的逃將，當時是清政府的候補主事。他是廣西灌陽人，字唯卿或維卿，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中屢有酬酢的唯卿師，就是此公。他是同治四年的進士，對南方的邊事，甚為關切。越南對清政府的關係是藩屬的地位，例定三年一小貢，五年一大貢。每貢，必有欽派大臣一，小臣一，代表越王，入覲清帝，法越關係緊張時期，越政府派阮飛熊為進貢大臣，唐景崧在某一機會上與阮某相識。唐特別以桂人劉義在越的情況，訊問阮某。阮某答稱：「敝國若非夫人之力，久已為沼，焉有今日貢獻務物而與君相會乎？劉某每有攻戰，身先士卒，且奇計韜略，臨機應變，神出鬼沒，方之孫臏、白起、王翦、廉頗，亦莫以過焉！」景崧以久居京師，任候補主事，宦途似無大望，遂怦然心動，有投筆從戎，投效越南疆場之意。乃於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五日，上「籌護藩邦摺」有云：

「……越南一隅，分南北二圻，接壤滇粵，中國西南之藩籬也。南圻六郡，久為清據。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河內等省。越南派廣西人劉永福率眾敗之，議和罷兵。而法人終耽耽於北圻者，實欲撤我之屏蔽而窺滇蜀之道路也。越南貢使到京，臣就詢情勢，謂瀾滄一江（應為洪河），法人志在必得，

為進窺雲南計，賴劉永福駐軍保勝，而夷船不敢肆行。去歲，法人屢脅越南撤劉永福入富春，越君臣窮守富春，意在乞和；而壓制過甚，勢難遵從，即乞救天朝之使，亦不敢驟進，恐漏洩愈遭毒虐，惟恃劉永福一軍，遙為聲援，苟延旦夕。法人欲割山西、興化、宣光等省，則以地近雲南、廣西故也。奸民四出，密探內境，募諸不逞，集有千人，……此越南蒙難以後情形也。……越南患難之來，中國與共，又未可聽其存亡。伏見宸謨深遠，於法氣未勁之先，曾諭內外臣工，詳加揆度，合力圖維，是朝廷固未嘗置越南於度外也。……疆臣建議，無外籌防，揆時度勢，力止於斯，而終歸於無救越南，有損中國，殊可嘆矣！臣竊維救越南有至善之計，越南存，則滇粵亦固，請為皇太后皇上敬陳之。越南有將有兵而不知用，君臣貪竊，政治不修，即無夷難，亦幾無以自存。中國不與共安危則已，既已共安危，則賴有人往提攜之也，劉永福年少不軌，據越南保勝，兵號黑旗，越南撫以禦法，連戰皆捷，該國授以副提督職，不就，仍據保勝，收稅養兵，所部二千，不臣不畔，越南急則用之，緩則置之，而劉永福亦不甚帖然奉命。……雲南督臣劉長佑已疏其事入告。……臣維劉永福者，敵人憚懼，疆吏荐揚，其部下亦皆驍勇善戰之材。既為我中國人，何可使沉淪異域？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，知其不忘中國，並有仰慕名器之心，聞其屢欲歸

誠，無路得達，若明昇官職，或權給以銜翎，自必奮與鼓舞；即不然，而九重先以片言獎勵，俟事平再量績施恩……惟文牘行知，諸多未便，遣使至其地，相機引導，而後操縱得宜，可否仰懇聖明，遣員前往，面為宣示，即與密籌却敵機宜，並隨時隨事開導該國君臣，釋其嫌疑，繼以糧餉，永福志堅力足，非獨國家之爪牙，亦即我邊徼之干城。……夫劉永福誠何足道，然既馳聲海嶠，亟應獎勵裁成，臣所以請遣使前往者，乃欲藉圖威靈，培彼名望，未嘗非控制強鄰之一術也。……以上各節，發一乘之使，勝於設萬夫之防，豈非至便！惟使臣雖得其人，越南四處虎狼，強之以行，其氣先餒，且非用一劉永福遂能資其靖寇也；是願胸有成算者往為，用彼爪牙，而後擴充，以圖事業之成。……巨患日深，苟可補救萬一，雖職係小臣，亦不得諉為分外之事。其濟，國之靈也；不濟，則雖絕胫夷庭，粉身蠻徼，均不在顧計之中。臣不冀遷官，不支歲幣，抵越南後，毋庸援照洋使章程辦理；惟乞假以朝命，俾觀瞻肅而操縱有權。奮往之忱，矢諸夙夜，一得之慮，期報涓埃。……」

（唐景崧請纓日記）

我們從唐景崧的奏摺上看來，可以知道這位候補主事，想藉與劉永福有同鄉之誼，資為己用，在越南做一番功業，他考慮得雖然非常週到，如「用彼爪牙」之類，實際上這是空議論，他的心目中只是以中朝使者的身分來聯絡劉永福而已。

他不要名義，不要公費，志在固越以為滇桂的屏障，為國家效命，都是冠冕堂皇的議論，志在謀功業作後來仕途上的發展而已。可是這些話是執政大臣所聽得進的，大學士軍機大臣李鴻藻首先予以支持，奏請將唐景崧發交雲貴總督器使，當時的雲貴辦督是岑毓英，也是廣西人，這不過是一個名義而已，唐景崧事實上是口授欽使的資格，逕赴越南，晉見越王。越王以其口說無憑，疑之。會阮飛熊自清廷返抵順化，證實此事，景崧乃得赴北寧，與越北將領，議論禦法事宜。但唐景崧赴越的目的是在聯絡劉永福，時劉永福在保勝，黃佐炎乃遣唐鏡元等至保勝，請永福相會，並以唐景崧關切黑旗軍之意相告。永福大喜，即下洪河，與景崧相晤於太原，幾經酬酢以後兩人即作深談。唐景崧對永福的建議是這樣的。

「越王勢敗連衰，地方擾亂，無一片乾淨土，四民哀號，慘不忍言；公可乘此時機，盡將南官一概殺去，登九五之尊，有何不可！古云：識時務者為豪傑，我唐某見時機不可失，特來相助。現在各項印信，一概雕起預備，公即先發制人，捷速行事，不可失此良好的機會。」（劉永福歷史第六）

海外扶餘永福不為

上面這一段話，出諸劉永福的口述，當屬可信。我們試把這一段話和唐景崧的奏摺來作一比較，便可知他的請求赴越，另有目的，即擁立劉永福為越北王而已為之佐，以掌政治大權，這種海外扶餘的想法，正是落魄官僚的不正心術。

和他願就台灣民主國總統的想法，是一致的。劉永福對於這位欽差的建議，很嚴正的予以拒絕。他說：

「忠臣事君，切戒欺偽；欺偽尚且不可，而況身受國恩，職居提督，遂為此反逆篡位乎！」（同上）

永福答詞中的語氣，不僅反對唐景崧的建議，而且對他還有蔑視的意味。但唐景崧頗不為然，竟敢進一步以欽差大臣命令的語調，對劉永福施以壓力。他說：

「天朝大皇帝密諭，囑唐某做之事，即令黃桂蘭軍門，亦極表贊成的。」（同上）

永福不能耐，乃請景崧命黃桂蘭「首先發難，盡屠南官，佔據北寧，劉某見機後行，是耳。」唐景崧此等說法，謂係「天朝大皇帝密諭」，這真是「假傳聖旨」，試問唐某不過是一個候補主事，怎麼可以面見清太后而得密諭？當時執政的是以持重著名的李鴻藻，他連給唐景崧一個正式的欽差名義都不肯，如何敢大膽作此等狂妄的主張？再說當時洋務方面發言力量最大的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，李鴻章方致力於粉飾太平，好讓慈禧太后快快樂樂的過她「五十萬壽聖誕」，他對越事，完全採取不干預政策，如何會主張唐景崧策動劉永福在越南自立為王？因此，這完全是唐景崧個人的陰謀，但劉永福絕對不肯做背叛越政府之事。所以這次密談，歷時雖久，毫無結果。

越日，景崧又與密談，要永福朝這一方面去

做，他換了一套理由：「今日越國土地，勢處於必亡，斷無復存之理；我們不取，法國指日要取，我們取得，仍是祖國藩屬……君不忍將越官概行誅戮，即勒令概行交信，然後一一驅逐出境可耳。」永福仍表反對，他說：「若如此做法，他必然去協同老番來攻擊我們，彼時已居在叛逆地位，恐勢力上不支，終歸一敗，又焉可輕於嘗試？」景崧仍不以為然，他認為番奴不敢攻天朝兵。永福見他如此糾纏，仍主張由黃桂蘭首先發難，他只得從旁協助，決不肯「為不忠不義之事」。其實「黃軍門亦極贊成」，也是唐景崧的私意測度，他怎可照永福之議去說服黃桂蘭？他遠道而來，只為慫恿劉永福背越，永福之意，雖如此明朗，但仍不放棄他的主張，更假造情報，謂「唐某曾與祖國大皇帝相約定，打過合同的」，這更是荒唐到極點了；他最後並且要挾永福，謂不如此，他也不能回天朝了。

永福似乎對唐景崧的假傳聖旨，並沒有完全看清，乃籌一折衷之策，要唐景崧說合黃桂蘭，與黑旗軍合力攻擊北越法軍而驅逐之，然後與越軍合作，驅逐南越法軍，「使碧眼紅鬚番人，不敢回頭一望」。到了那個時候，越王必拱手以國土相讓；此時攻人之城，殊多不便，唐景崧對於永福這個折衷方案，與他南來之意不合，也不表贊成；所以他仍然在黃桂蘭協助永福攻越方面着想，也提出折衷方面，建議要黃桂蘭助以二千兵馬，不用越軍旗幟制服，聽由永福指揮，攻擊越城。由他的折衷案來看，可知黃桂蘭贊成永福攻越，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。景崧向永福要約，如

桂蘭同意以兵相助，則永福起兵；否則永福亦暫時觀望。永福見景崧如此態度，內心十分痛苦，只好以似應非應的態度，送別景崧。景崧遂回北寧，而永福則胸有成竹，仍與桂蘭相約，會攻河內。黑旗部隊，遂悉數向丹鳳縣開拔，黃督統亦起兵下洪河。景崧至北寧，與黃桂蘭面議撥兵助黑旗軍事，毫無結果，特函永福云：「我今決意回京，我從前與你說，回北寧與黃軍門商量，暗中幫助兵械之事，他皆不允，我亦無面見公。」永福覆函示送行意，不及他語，實際上景崧並未回京，仍在北寧，謀促成永福攻佔北越。後來雖派區啟標往說永福，謂已與黃桂蘭商議停當，要永福起兵攻越，永福告以不能，拍案大罵區啟標，區只好抱頭鼠竄而同。自此永福根本看不起唐景崧，後來在台灣抗倭，仍是積不相容。但永福頗能顧全大局，對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與景崧之就任總統，仍表擁護，永福雖然是未受教育的武夫，但對忠義之辨，却是比飽讀詩書的唐景崧高明得太多了。

唐景崧的請纓日記和根據唐家所送的資料編成的清史稿唐景崧傳，都說劉永福的抗法是景崧促成的，其後返回祖國也由於唐氏的感召與協助，此種片面之詞，殊有問題：其一，劉永福赴助越南政府的急難以及對河內法軍第一次的作戰，都在唐景崧入越之前。景崧宜得亦引以為功乎？其二，劉永福身在異域，心慕宗國，誠如景崧所言，為越官而衣華服，見天使而中心大喜，越政府給假而歸掃父母之墓，足證此公一得機會，即歸祖國，其意顯然，何待景崧之鼓勵？而且最後

招返祖國的是粵督張之洞，與景崧何干？其言詭辯，可以想見。

紙橋丹鳳雙雙奏凱

黑旗軍會同越軍向河內集中，旨在驅逐法軍，法軍當局自然十分清楚，因出兵五千，由李威呂指揮，與黑旗軍對壘。李威呂之至北越，係他自告奮勇，旨在奪取北越。在他東來之前，曾舉行四巨頭會議，李即為其中之一。其他三人，都不贊成，其理由如下：其一，十年前河內之役，法軍五千，幾被全數消滅，安鄴陣亡，可為殷鑒，劉義尚在北越，法軍甚難與敵；其二，大軍出動，軍費籌措，將為法政府之重大負荷，其困難將影響法國政府之基礎；其三，遠征軍的統帥人選，殊難作適當的安排。李威呂官階七劃，大概是中將的地位，他極力主張要征服北圻，自願擔任指揮官，糧餉他願自己負責，無須法政府籌措；他認法軍擁有軍艦二十八艘，水戰將無往不利，劉永福為中國人，其所部都屬無賴，並非節制之師，實不堪法軍的一擊，前勝安鄴，乃偶然之倖倖，極不是正常之事。與會諸人，見李威呂言之成理，也就贊成派他東征。不意李威呂之不堪一擊，正與安鄴相同，上面這些資料就是在李威呂屍藏的記事冊中發現。

李威呂既決心與黑旗軍一戰，永福乃將所部三千人，分成五隊；由吳鳳典任左翼，楊智仁任右翼，這兩路是接應兵，鄧士昌與黃守忠各一隊任前鋒，永福親率其子成良為中路。左右兩翼首先與法軍接觸，奮力前進，其指揮官都是勇敢地

親率部隊作前驅，以致吳鳳典受傷，楊智仁陣亡；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，是役法軍死傷亦達數百人之多。永福偵知作戰情形，乃令劉成良率親兵向前直衝，以波浪式的行軍，向法軍掃擊，法軍又死數百，陣勢動搖，向後退却。李威呂大怒，命部隊排齊隊形，重向黑旗軍進攻，槍砲聲大作，有如天崩一般，先是，永福遙見法軍重整隊伍，知將發生重大的戰鬥，乃分兵為前後隊，命前隊聞法軍槍砲聲，一齊仆地。部分法軍見黑旗倒下，以為中槍而斃，大隊法軍因而前進。仆地的黑旗軍見法軍已近身邊，乃一躍而起，以大刀猛砍法軍，前進法軍，盡被殺死。殘軍尚有一二千人，拚死逃命。時正天熱，逃竄法軍，口渴難耐，乃以溪水解渴，因而病死者亦衆。法軍經此一敗，連河內城的守軍在內，僅餘千餘人。是役，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一時止，黑旗軍大獲全勝，初知斃法軍官甚多，所斬法將首級，自一割（尉官）至七割不等，惟七割者僅一人而已，初不知此人即竭力主張侵越北之李威呂也。及河內越督與華商董事多人來晤，以斬殺法國元帥之事，向永福道賀，永福始知此戰果之豐碩。彼等之來，係受河內法軍之壓迫，要他們出面向永福交涉，如李威呂係被俘，願以全越撤兵為條件，釋放回去；如已死，願以二萬銀贖回首級。法軍要越督出面，係以越軍為交涉對象，華董之來，係以黑旗軍為交涉對象。華董皆不願前來，謂永福雖同為華籍，但素無往來，無從談起。老番不從，彼等只好前來。但李威呂已死，其條件自無從談起，此役是進行於紙橋的，是謂紙橋之

戰，其時間乃光緒九年三月十三日，至四月二十九日，永福將戰爭的經過，書告唐景崧。

永福之函告景崧自有其故。在戰役既告一段落，永福將戰績向黃佐炎提出報告，黃即以上奏越王。永福尋思已係華人而為越官，多次成功，都受扼於黃佐炎，得不到什麼獎賞；但亦不能與天朝通消息，期得清政府之封賞；計不如讓功於唐景崧，結一大人情，乃將戰役經過及戰爭功績，具函唐景崧，函中有「此次之勝，皆得公前在山西指示籌劃而行，是以得勝耳。」其實山西會議的折衷方案，即驅逐全越法軍的計劃，還是劉永福提出的，與景崧無干。劉之出此，全為對黃提督功忌能之報復而已。景崧據此，竟以為功，諛其請纓日記卷二，詳記此役經過，當是根據劉永福的報告。據請纓日記，此次永福之勝，越王擢永福為三宣提督。廣西巡撫亦馳報奏捷，當係得唐景崧之報告。請纓日記並記楊著恩即智仁之身後云：「著恩無子，有老祖母，家欽州，妻陸氏，守節，養子十三齡，孀。」是可補永福所述經過之不足。永福對智仁之陣亡，曾表示無限的悲悼。

檄告天下討法蘭西

當黑旗軍自山西東下，永福自云曾發表討法檄文，永福不通文墨，不知此一文獻的重要，故未予保存，故歷史草中但提一筆而已。但請纓日記中，則不僅提及此事，而且還附有原文。請纓日記卷二云：四月十六日（按係光緒九年）為劉淵亭作檄文，布告天下，討法蘭西，文曰：

「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，為檄告法罪事，溯越南自秦漢以降，俱隸中華，至宋始淪為外域，前明猶改行省，逮大清朝，雖越王迭經易姓，而皆就列藩封，納貢有期，載在冊府，四海五尺之童，誰不知為大清屬國者，法蘭西獨不聞乎？既與中國和好，即不應置其所屬，用兵於越南，無異用兵於中國也。兵端開自法人，中國大帝赫然震怒，伸罪致討，法蘭亦何說之辭？即不然，而遣師救護藩服，亦不得援兩國相爭，他國不得接濟之公法相此。前者竊據西貢，遂使越南貧弱至今。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，議和通商，迄今十年，未嘗得罪於法人也。去歲無故墮其河域，法使實海忽在天津有通商分界之議。夫欲通商雲南，則通之而已矣；欲往保勝，則往往而已矣。至越南土地，豈法人所得而分之！且久居大帝覆載之中，頻年出師，剿除土匪，未見法蘭西有一矢之助，何所賴其保護？據人之城，掠人之官，掠人之窗庫，猶向人自稱保護，豈不汗顏？及至天津已約會議，請中國退師，而海實忽爾西旋增兵，條已南至，棄義滅信，一至於此，不僅虐越南，實欺中國也。本年二月十九日，擊破我南定，三月阻糧於富春，攻北寧之新河，窺山西之丹鳳，志在鯨吞，橫暴已極。永福中國廣西人也，當為中國捍蔽邊疆；越三宣副提督也，當為越南削平敵寇。於是恭奉國令，督率全軍，逼攻河內，慷慨誓師。四月初九日夕，焚燬城外教堂，十三日身

率勁兵與法人血戰三時之久，……經陣斬該兵頭五劃一名，四劃一名，三劃至一劃二十餘名，法兵死傷無算……迨至城西，閉關不出。嗚呼，法人所爲，神人共憤！今者受茲大創，天道昭然；如其悔過退師，仍申舊好，則永福爲民惜命，抑又何求！猶恐怙惡不悛，負隅罔服，則永福誓不兩立，定當力窮仇讎；設更向我中國妄肆糾纏，則將延禮英才，糾集忠義，一檄之下，萬衆隨來，更舉義旗，往奪西貢。夫天下之積憤久矣，殺機隱伏，如火待燃，有倡者必有和之，衆憤激發，非條教所能禁，豈獨不利於法蘭西乎？恐海邦之在中國者，亦因越法交鋒而受累，幸勿束手旁觀，致蹈城火殃魚之禍……

我們知道黑旗軍下落河內時，永福即稱有檄文，那時候豈能預知紙橋之役的勝利，而檄文中具言勝利之成果，除殺死七劃李威呂事未提及，餘皆涉及，豈有出兵前立檄文，預知戰爭之勝利狀況者乎？且紙橋之役，在三月十三日，景崧得知此役乃在四月二十九日。而文中却以紙橋戰爲四月九日始，由此可知此非永福原檄，而係唐景崧接獲永福勝利報告所補撰者，亦以彌縫山西會談時之遺憾而已。

永福既戰勝法軍，一時成相持之勢。法軍會派兵攻永福防地波池，仍被黑旗軍所敗，但由孤拔率領之海軍，向越南首都順化進攻，順化政府不能敵，乃又乞和。永福遙制海防，法軍不能安枕，乃欲利用洪河大漲之水勢，決堤以灌黑旗軍

。永福見水將及屋，乃移向上游八十里之丹鳳縣駐紮。越政府對此一勝利，復黃佐炎原官，並擢爲征北大將軍，永福亦得餘潤，擢爲三宣提督。法軍對紙橋之敗，極不甘心，乃調集人馬，並號召義勇軍，捲土重來，向丹鳳之黑旗軍進攻，迫經接觸，被殺千餘人。自此法軍不敢正視黑旗軍，改向處於總水口地位的安順進攻戰鬥力薄弱的越軍。安順爲順化的外圍重鎮，越方在三個沙洲上籌有要塞，但不堪法軍的一擊，法軍向順化進迫。越王大恐，加緊求和，以緊急命令，要永福向上游撤退，永福不從。越王迫之曰：「劉某如不退兵，朕亦不認爾爲越王之臣。」時雲貴總督岑毓英亦有命永福撤退之令。永福不得已，乃退回保勝。法國對永福駐兵保勝，洪河水道受阻，猶

如芒之刺背，故壓迫越王割讓保勝之地，要越王命永福退出，法亦派代表，願以銀百萬爲永福撤出保勝之酬金。永福不從，謂：「銀則我不敢受，但要先行他從，亦斷不可能，我劉某唯王命是聽。」法人知黑旗軍非易與者，越王亦知無法強黑旗軍移防，此事遂遭擱置。由上所述，可知紙橋勝利的未能進一步達到驅逐老番於北越的目的，越政府之無能而怯懦，雲貴總督之息事以寧人，都是主要的因素。但無論如何，法人不敢進攻丹鳳，不敢續索保勝，則黑旗軍之聲威仍在，越事仍大有可爲。惜中越當局，不明大勢，和戰無定，以致最後仍遭失敗，永福壯志難升，固屬憾事，而越事從此不可爲，滇桂都遭法方的威脅，南藩盡撤，實爲中國南方國防的最大損失！

西 笑 錄

關於女人

結婚需要兩個人才成——新娘與爲女兒婚事着急的那個媽媽。

女人永遠做不了美國的總統。因爲美國的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必須在三十五歲之上，你到哪儿去找一個自己承認是卅五歲以上的女人呢？

普通的女人這樣就滿足了——頭頂着一棟房子，大拇指下按捺着一個丈夫。

一個男人到花店去買花，送給太太。店員說：「您想用花表示心意吧。那麼買

張 振 玉 輯

三打玫瑰好啦。」

男人說：「半打？我是個沉默寡言的人。」

男人不再誇讚新娘的衣裳而開始談到衣裳的價錢時，蜜月就渡完了。

婚前，男人說話，女人聽。蜜月，女人說話，男人聽。女人打算給狗買個水槽兒，店員說：「不必。因爲我丈夫不喝水，狗又不認識字。」

職業婦女是寧願出去當傭員不願在家做主人的女人。